

82104

2247.57-57

11  
:13

# 甩不掉的纠缠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---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甩不掉的纠缠 沈亚 著

---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---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## 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君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涌而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## 第一章

“萝莉，你又一夜没睡？”姜慧轩姣美的脸蛋上微蹙眉心，带着一抹无奈。

适度的淡妆，使她一早就显得神采奕奕、容光焕发；一袭鹅黄色系的短裙套装，将她那中等身材衬托得相当均匀，看起来既端庄又不失柔媚，非常适合她机要秘书的工作形象；而脚下那双三寸高跟鞋，更使她那不及一六〇公分的身高，看起来修长许多。

她知道自己还算得上颇有几分姿色，但和眼前这个异父的妹妹一较之下，她似乎又显得黯淡多了。

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钱萝莉。正值青春年华的十九岁，拥有一副模特儿般令人惊艳的好身材，如凝脂般雪白肌肤上找不到任何瑕疵，还有一双水汪汪、会说话似的大眼睛和一张如樱桃般的小嘴……总之，萝莉是那种会让男人两眼发亮，趋之若鹜的美女。

愈想，姜慧轩愈发觉得上天的不公平！

没人该如此得天独厚！瞧萝莉一夜未眠却丝毫无损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她的美丽，白净亮丽的脸上，竟连个黑眼圈也找不到；而她呢？只要一个晚上没睡好，肌肤将会在一夜之间迅速老化，两个眼眶更是黑了一圈，活像一只大陆国宝级的熊猫，这使得她和迷人的夜生活始终无缘。

还有，更过分的一点，她倒霉得跟她扯上关系！她比谁都清楚，在钱萝莉那如天使般完美的外表下，隐藏的却是一个霸道、自私、任性又幼稚的小女孩心态，而且不知好歹、不知感恩得教人心痛！

钱萝莉以不以为然的表情，看了眼站在房门口的姜慧轩。

“你管我睡不睡，一大清早就摆出一副晚娘脸孔，给我看，存心破坏我一整天的好心情。”

钱萝莉不友善的反应早在她预料之中。自从十三岁那年，老爸带着萝莉和她母亲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，她和萝莉就不曾真心喜欢过对方，甚至看彼此不顺眼。

她们俩以姐妹的名义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十二年，但这情形却始终不曾改善过；在老爸和阿姨双双因意外过世之后，她们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更变本加厉了。

钱萝莉接着发出一阵轻浮的大笑声故意挑衅，仿佛电视上播放的是什么超级大笑片；姜慧轩可一点也不觉得好笑，那刺耳的笑声将她满肚子压抑的怒火全给挑了起来。

她瞪着斜卧在沙发上的钱萝莉，以愤怒的口吻硬声

指责：“萝莉，你能不能自爱一点？你是个学生，唯一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，可是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养成这种日夜颠倒、糜烂不振的生活习惯，怎么可能读得好书？难不成考题的答案，会从电视里蹦出来？”

钱萝莉把她的话当耳边风，故意将电视音量开大得足以震破人耳膜，藉此抗议。

“钱萝莉，关掉！”

震耳的电视声音仍掩不过娄慧轩怒气冲天的吼叫，但钱萝莉却有如老僧入定般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娄慧轩怒冲冲地走近她，强忍住想猛力打掉她一脸不屑的冲动，一把抢过她握在手中的遥控器，关掉了那该死的电视，客厅又终于恢复了清静。

但这清静却持续不了太久，钱萝莉宛如一只被激怒的小野猫，张牙舞爪地对着她吼回去。

“你凭什么关掉我的电视？连看电视这种微小的权力你都要剥夺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尊重？什么叫人权？我一再容忍你的罗嗦和霸道，但你也未免太不知自制、太得寸进尺了吧？”

娄慧轩匪夷所思地瞪大眼睛，仿佛她说的是她听不懂的外国话。

“我剥夺你的人权和自由？你拼了老命地容忍我？哈！哈！这真是我活了二十五年来，听过最可笑的笑话！”她气昏了头，口没遮拦地说：“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起,你就利用你那如天使般可爱的脸孔讨爸爸的欢心,成为这个家的新宠儿。你想要的,哪一样得不到?你想做的,哪一个人阻止得了你?就因为我们的纵容,才让你变成今天这般目无尊长,不听劝告的嚣张样!”

姜慧轩冷冷地瞅着她,儿时的不愉快回忆使她变得冷酷无情,那种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小女孩来分享父爱的恐惧是无人能了解的。

钱萝莉白嫩的双手因激动而紧握得泛红,晶亮的双眸中有两簇愤怒的火焰在狂烧。

“我知道你讨厌我,甚至痛恨我,自从我妈咪带着我嫁给爸爸来到这个家,你就不曾停止怨恨我!现在为什么不干脆把我赶出去算了,反正我妈咪和爸爸都死了……”她哽咽地深吸了口气,晶亮的双眸渐渐蒙上一层泪光,成功地将自己桀骜不驯的叛逆,一转为可怜兮兮的受气包,仿佛她受尽了无限的委屈,而姜慧轩就是那个手执皮鞭残忍地鞭笞她的老巫婆。“你不必管我妈咪临终前的遗愿,也尽可以忘了她在合眼前,仅剩下最后一口气时,不放心地紧握你的手,声泪俱下地请求你照顾我……”她丰沛的泪水似破闸而出的洪流。“反正她已经死了三年,你也不必遵守对她的承诺,只要你开口说一声,我立刻搬出去,我再也不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!”

姜慧轩气闷地想:如果她真有志气,根本不需要她开口,大可抬头挺胸走出她的庇护和照顾,而是在这里痛哭

流涕,试图激发她的同情心和罪恶感。她真希望自己能够狠下心来,不再管她这个妹妹,让她去尝尝生活的艰苦,磨掉她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,但是……

姜慧轩不觉幽幽地叹了口气,她必须承认钱萝莉实在非常聪明,她已经成功地激起她内心深藏的情感,那不是对阿姨临终前的托付所产生的责任感,还有她不愿深究、也不想承认的手足之情。

她有些后悔地缓下语气:“我不是要管你看电视,只是希望你试着调整一下生活习惯,用点心思在课业上;我不希望你被当掉太多科目而提早毕业。”

一想起钱萝莉始终在及格边缘挣扎的成绩,姜慧轩不禁摇头叹息。她怪萝莉不努力,更怪老天爷的偏心。

想当初,她拼死拼活日夜苦读,不仅脸上冒出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痘子,一双眼睛更是像熊猫般黑了一大圈,而且不知吊了几瓶葡萄糖,经过身体与心理上的折磨,好不容易才挤进了A大;而钱萝莉呢?考试前还和一大票猪朋狗友成天在外头鬼混,什么舞厅、PUB、MTV、KTV任何时髦的地方,全留有她的足迹,直到联考前一刻,才在她三催四请之下进了考场。看她那副放荡样,姜慧轩本以为她是无缘于大学生涯的,但偏偏教她跌破眼镜,萝莉不但考上了,而且还以高分争取到一所非常好的学校。

这是姜慧轩第一次对努力产生怀疑;‘运气’才是致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胜的关键，‘努力’可以靠边凉快去！

钱萝莉并没有因她缓和的态度而停下战火。她的眼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姜慧轩大退一步，她立刻咄咄逼人地前进一步。火药味十足地指控道：“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其实你巴不得我毕不了业，最好被开除，这不是你最盼望的吗？”

“我——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姜慧轩仰天长叹，重燃的怒火令她纤细的身子微微颤抖。“我努力的工作，负担你昂贵的学费和庞大的生活费，我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竟然说我猫哭耗子假慈悲……”她气得几乎说。

姜慧轩说的句句确皆是事实，可是这些实话却教钱萝莉恼羞成怒。

“是！你伟大！你高贵的情操令我感激涕零、痛哭流涕！”她极为冷酷地嘲讽：“谁不知道你这么做，只是想把我踩在脚底下，任你在我面前作威作福，好满足你那令人做呕的自大心理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干脆脱离我独立生活？如此一来你就不用再看我的脸色过日子了？”姜慧轩犀利地还击。

“会的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……”姜慧轩的刺激使她盲目地不去想后果，只想逞一时的口舌之快。“我就不信离开你，我会活活地给饿死！大不了书不读了，出去找工作，就算生活过得再苦，至少我可以活得较有尊严！”

“你确定？”慧轩一脸挖苦的讪笑。“你要是真的说到做到，我是最高兴不过了。我既可省下花在你身上的一笔可观支出，更可以看你因不自量力而得到凄惨的下场。”

萝莉没有立刻回嘴，只是以燃着火焰的眼眸瞪着她。

“就凭小姐你的学历和经验，能找得到什么像样的工作？餐厅的跑堂？小妹？那一点点的薪水够你过活吗？”  
娄慧轩绘声绘色地描述着，仿佛已预见了她将来悲苦的生活。“你真的甘心整天做牛做马的工作，牺牲掉玩乐的时间，只为了混口饭吃？然后忍受着客人的挑剔、老板的罗嗦，净做一些服侍别人的工作？”她眼中精光一闪。“光说最起码的吧，你能忍受整天穿着硬挺却丑陋的制服，汗流夹背地穿梭在饥饿的客人之中吗？而你那些名牌服饰则会沉封在箱底，再也派不上用场。当然，你更别想再买新的漂亮衣服，因为付了房租、水电费、生活费之余，你的口袋里已所剩无几了。”

钱萝莉听得毛骨悚然，娄慧轩传神的描述已在她想像力丰富的脑海中，勾勒出一幅极端恐怖的画面。

娄慧轩狡猾地刺中了她的要害。老天！她或许可以忍受勒紧腰带饿肚皮的日子，却绝不能忍受自己穿着丑陋的制服，蓬头垢面地替人端盘子；要她不买漂亮的新衣服，等于是她的命！

看着钱萝莉吓得煞白的脸色，娄慧轩差点儿抑不住

## 甩不掉的纠缠

得意是郎声大笑。

她或许骄傲得不知天高地厚，但至少她还没笨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她知道自己的臆测很可能会是事实。她们的家境很普通，只比一般普通的人家再好过那么一点，所以她很努力地工作；但萝莉一直养尊处优地生活着，她被她妈和老爸宠坏了，根本不知道赚钱的辛苦，年幼和懂得撒娇成为她有求必应的筹码。看她年纪才十多岁的大孩子，就有满柜子的名牌服饰，其娇纵恶劣可见一斑。

想到这儿，姜慧轩忍不住再次为自己抱不平。她除了上班用的几套行头之外，打开衣柜，只有几件牛仔裤、衬衫，和一些款式简单的洋装。正值二十五岁适婚年龄的她，却为了生计牺牲装扮自己，省下钱供她那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挥霍，得到的却是她不实的指控和怒目相视。唉！天理何在！

她忍不住继续刺激萝莉，藉以发泄自己满腔的不平。“我看这种日子你连三天都撑不过去，到时候，你会大发小姐脾气，砸了自己的饭碗，流落街头，搞不好庄走头无路之下，你甚至会抛下自尊，干起出卖灵肉的行业，任千成上万不知名的男人蹂躏、践踏——”

“你闭嘴！”萝莉整脸胀红得大吼一声。姜慧轩已成功地在她心中埋下恐惧的种子，但萝莉却嘴硬得不肯软化。“你等不到这一天的！等时机成熟，我会立刻脱离你，再也不看你那苛薄、丑陋的嘴脸，你总有一天会因看

轻我而后悔!”

“我衷心期待这一刻的到来。”姜慧轩极尽嘲讽地漾开一抹笑，眼里写满了怀疑，压根不信她说的话。

钱萝莉骄傲地抬高下巴，发出一声响亮的冷哼，扭身朝她的卧房走，并且当着姜慧轩的面，用力关上房门，将所有怒气发泄在可怜的门板上。

她将自己深深埋进柔软的大床上，一只粉拳狠狠地捶打蓬松的枕头，将它假想成姜慧轩那张令人痛恨的嘴脸。

她幽幽地叹了口气，发现自己的行为相当无聊，倒霉的是自己的枕头，姜慧轩可是不痛不痒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她悻悻然地停下手，做了几个深呼吸平复翻腾的心情，接着小心翼翼地自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。

她以充满爱恋的眼神，凝视着照片中的人儿。他那灿烂而英俊的笑容，宛若一道金碧辉煌的阳光，照亮了她阴暗的心扉；扫去了她所有的阴霾和不快。

“哦，骆齐，我的白马王子，快骑着你的白马，将我姜慧轩那邪恶的巫婆手中解救出去吧！”

钱萝莉发出如音乐般轻柔的低吟，将那张照片当宝贝般的紧紧捧在心口上。

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“该死的萝莉！”

娄慧轩暗暗咒骂着，都是她害得自己一大早就火冒三丈，而忘了上班时间。一想到得因迟到而看苏振盛端着老板架子，却又故作宽容的嘴脸，她不禁更火大了！蹬着三寸高跟鞋，也不管安不安全，疾走带跑一路冲出家门。

昨晚下了整夜的雨，现在雨虽然停了，但路面上到处是未退的积水，但这并没有减缓娄慧轩急疾促的脚步，直至一辆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她身旁，激起了半天高的水花后，娄慧轩随之发出一声石破天惊的尖叫，不置信地瞪着自己一身光鲜亮丽的鹅黄色套装——她最昂贵的衣服全毁了！污浊的泥巴、水渍溅了她一身，甚至她的脸也难逃劫数，使她活像只刚从臭水沟爬出来的鼠辈，又脏又臭！

她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来形容自己此刻的愤怒，只知道她想宰了那个肇祸的‘凶手’——那该下十八层地狱，万死不足惜的“刽子手。”！

当她发现那辆肇事的黑色朋驰车丝毫没有停车的打算，急怒攻心之下，她脱下自己身上唯一可当武器的三寸高跟鞋，瞄准目标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狠狠地朝着它开启的车窗扔了过去……



前一刻——

“一大早就塞车！那些交通警察……”小陈像老太婆一样嘀咕着，对前面大排长龙的车阵懊恼。

“怎么了？”坐在后座的骆奕心不在焉地和声询问。

小陈必恭必敬地回答：“前面大塞车呢！老板，我知道一条捷径，走巷子会比较快喔，可以吗？”

“你看着办吧，尽量赶上和苏先生约好的时间就行了。”骆奕仍埋首于手中的资料，头也不抬地答道。

“是，包在我身上。”小陈重打起精神，耐着性子随着车阵缓慢地前进。

好不容易捱到了岔口，小陈眼明手快地一打方向盘，朝狭隘的巷子钻了进去。自认为技术高超得能在窄巷中飞行自如的小陈，立刻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。

骆奕明显察觉到车速的改变，眼角余光瞄了眼陌生的巷道，又立刻将注意力放回他手中复杂繁琐的资料上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似乎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种类类似垂死之人所发出的惨叫声，却又有力许多……

正当他摸不着边际时，感觉有个不明物体破空而入，疾速从他脸侧飞过，打落架在他鼻梁上的眼镜，然后又准确地斜向直直砸在小陈的脑袋，紧接着不明物体又弹回他的脚下。

骆奕猛地从惊诧中回神，盯着掉在车毯上的不明物体——那是一双女用的白色高跟鞋，同时他也发现自己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戴的眼镜，镜片碎裂，寿终正寝躺在那高跟鞋旁。

小陈的反应可比他直接且激烈了许多。他痛得惊呼，接着猛踩煞车，一手捂着被砸疼的脑袋，转回头探视是怎么回事，看骆奕手上拿着被砸坏的眼镜，登时更加气愤，嘴里冒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咒骂，推开车门，怒气冲冲地下了车……

姜慧轩被自己如此激烈的反应吓了一跳，她从来不是这么冲动的人；当然，这又要归咎于钱萝莉，都是她，引发了她暴戾的一面，但当她见到一名高大魁梧、肌肉纠结的彪形大汉从那黑色朋驰车冲下来时，她的怒气彻底瓦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恐惧。瞧他来势汹汹朝自己逼近，她只想懦弱地转身逃跑。虽然错不在她，但要和这么一个横眉竖眼，身形比自己庞大将近一倍的男人对峙，无异是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。

她能逃得了吗？逃到哪去？虽然家门在望，万一他不肯善罢甘休地追过去，不就引狼入室了吗？再则，家里就只有萝莉和她两个女人，万一动起粗来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……

姜慧轩愈想，心跳得愈快，纤细的身子开始打颤。这会儿，她更别想逃了，那彪形大汉已站在她面前，她虚软如绵絮的双腿连动都动不了，更别说逃跑了！

“唉！哪是查某？”小陈操着一口流利的台语，愤怒中夹杂几分不甘心，诅咒自己怎么这么“衰”？如果对方是

男人，他一定会狠狠修理他一顿，而女人嘛……他从来不打女人的，那会破坏他的一世英明。

姜慧轩紧紧地握着拳头，一副随时准备挥拳相向的架势，紧张得几乎忘了呼吸，只是严阵以待直盯着他看，生怕一个失神，就莫名地惨遭他的毒手。

就算死，她也要死得明明白白……姜慧轩视死如归地想。

那长得像“杀人犯”的家伙，利用身材的优势居高临下，用一双凶恶的眼神瞪着她，她的恐惧已到达极限，干脆豁了出去。正所谓：“杀人不过头落地”，生命宝贵，尊严更是无价。想到此，她的骄傲又抬头了。

她以极端厌恶的眼神瞪着他，先发制人地率先发难

“你有没有一点道德心？在巷道里飞车狂奔，只顾自己，丝毫没有考虑到别人，瞧你把我害成这副德行！”她指着自己被污水泥泞溅湿的一身。

“哇—你这个女人还真‘恰’，竟敢恶人先告状？”小陈粗鲁地啐了一口痰。“你拿那什么……该死的东西，打破我们老板的眼镜，而且还敲中我的头！”他轻按自己微肿的脑袋，火气不觉更大了，说到最后，几乎是用吼的。

姜慧轩不准自己退缩，以同等的怒火反唇相稽：“你活该！你那一点点痛楚算什么？我毁的是一套衣服，一套价值五、六千块的衣服！”她强忍住脱下另一只鞋狠狠

## ·甩不掉的纠缠·

敲他一记的冲动。

小陈眼睛斜睨着她，粗声反驳：“是你自己要站在那里，关我什么事？地上有积水，又关我什么事？自己‘笨桶’闪不过，怪谁？你最好乖乖的跟我，还有我的老板道歉，而且要负责赔偿一副眼镜给我的老板，听到没有，至于你打伤我的事，我就大人大量，不跟你计较了。”

小陈自以为宽大为怀的那副嘴脸，将娄慧轩呕得差点吐血。“你竟敢向我索赔？那么谁赔我这套衣服？”对付他这种不讲理的莽夫，她只有以强悍的态度还以颜色。“我告诉你，我爱丢什么东西是我的自由，正巧砸坏你老板的眼睛，那不关我的事；又正巧敲中你那装满浆糊的脑袋，那是你活该！”

她突然感谢起萝莉，要不是平时跟她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的，哪能练就成今日这种灵敏的反应和这么伶俐清晰的口齿？她真想为自己勇于对抗恶势力的英勇行径喝采！

“你这个‘恰查某’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有胆敢骂我？不要以为你是‘查某’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！？”小陈恶声恶气地一步一步逼近她。

娄慧轩连退了两步，她的心又开始狂跳，但却嘴硬地不肯示弱。“你敢怎么样？难不成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？台湾可是有法治的地方，你真的无法无天地想向警察挑战吗？”她颤抖的嗓音，完全透露出心中强烈的恐惧。